

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四五二號

據

民國
國
廿
三
年
刊
本

陳金臺纂

輯

影印

河南省

郾城縣記

(四)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耆舊篇二

鄆城縣記第十九

縮高

郅惲

子壽

丁綝

子鴻

杜安

子根

根孫龔

許慎

薛包

繆彤

范顯

子滂

陳稚叔

陳蕃

陳翔

諸璽

賈彪

李咸

干商

唐扶

魏攻管而不下安陵人縮高其子爲管守信陵君使人謂

安陵君曰君

姚宏伯校戰國策云一本無君字

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

大夫使爲持節尉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

使者自往請使道使

姚宏伯校太添吏字

者至縮高之所

黃丕烈重刻刻刻川

氏本戰國策孔記云今本縮高作縮

不顯案縮字是也

今本縮高作縮

復信陵君之

命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以

姚宏伯校云本無以字父

攻子守人大笑也

黃札記云吳補一本是臣而下是倍主

標一作人之所大笑

也

黃札記云主

父教子倍亦非君之所喜也敢再拜辭使

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大使之安陵曰安陵之地

亦猶魏也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社稷必危矣願

君之生束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也

黃札記云

無忌將發

十萬之師以造安陵之城

黃札記云造

安陵君曰吾先君

成侯受詔襄王

黃札記云吳氏曰

以守此地也手受大

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不赦

黃札記云

刑字吳

氏有正國雖大赦降臣亡子不得與焉今縮高謹解大位

黃札記云解鮑本

以全父子之義而君

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詔

黃札註云詔上鮑本有之字

而廢大府

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爲人悍而自

用也此辭反必爲國調吾已全已無

姚叔云一作已之

爲人臣之

義矣

黃札註云鮑改爲爲違吳氏有正

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也乃之使者

之舍勿頸而死信陵君聞縮高死素服縞素

黃札記云鮑衍上素字吳

氏補曰字衍

辟舍使使者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

失言於君敢再拜釋罪

邳惲字君章汝南西平人年十二失母居喪過禮及長治

韓詩嚴氏春秋明天文歷數三季時寇賊羣發惲乃仰占

玄象數謂友人曰方今鎮歲受惑並在漢分翼軫之域去

而復來漢必再受命福其言是如有順天發策者必成大
功時左隊大夫遂並素好士惲說以立功應變並奇之使
署爲吏惲不受署遂西至長安迺上書王莽說以宜遵位
還漢莽大怒卽收繫詔獄劾以大逆猶以惲據經識難卽
害之使黃門近臣脅惲令自告狂病恍惚不覺所言惲迺
瞋目詈曰所陳皆天文聖意非狂人所能造遂繫須冬會
赦得出迺與同郡鄭敬南通書梧建武三年又至廬江因
遇積弩將軍傅俊東徇揚州俊素聞惲名迺禮請之上爲
將兵長史授以軍政惲乃誓衆曰無掩人不備窮人屈辱
不得斷人支體裸人形骸放淫婦女俊軍士猶發冢陳尸

掠奪百姓惲諫俊以收傷葬死哭所殘暴俊從之百姓悅服所向皆下七年俊還京師而上論之惲恥以軍功取位遂辭歸鄉里縣令卑身崇禮請目爲門下掾惲友人董子張者父先爲鄉人所害及子張病將終惲往候之子張垂歿視惲歔歔不能言惲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讐不復也子在吾憂而不手子亡吾手而不憂也子張但目擊而已惲卽起將客遮仇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惲因而詣縣以狀自首令應之惲曰爲友報讐吏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義也虧君以生非臣節也趨出就獄令跣而追惲不及遂自至獄令拔刀自向以要惲日子不從

我出敢以死明心憚得此乃出因病去久之太守歐陽欽
請爲功曹汝南舊俗十月享會百里內縣皆齎牛酒到府
議飲時臨享禮訖欽教曰西部督郵縣延天資忠貞稟性
公方摧破姦凶不嚴而理今與衆儒共論延功顯之於朝
太守敬嘉厥休牛酒養德主簿讀書教戶曹引延受賜憚
於下坐愀然前曰司正舉觥以君之罪告謝於天按延資
性貪邪外方內圓朋黨構姦罔上害人所在荒亂怨慝並
作明府以惡爲善股肱以直從曲此旣無君又復無臣憚
敢再拜奉觥欽色慙動不知所言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
臣直功曹言切明府德也可無受觥哉欽意少解曰實欽

罪也敬奉觥惲迺免冠謝曰昔虞舜輔堯四罪咸服讒言弗庸孔任不行故能作股肱帝用有歌惲不忠孔任是昭豺虎從政詭陷誹謗又露所言罪莫重焉請收惲延以明好惡歛曰是重吾過也遂不譙而罷惲歸府稱病延亦自退鄭敬素與惲厚見其言忤歛迺相招去曰子廷爭繇延君猶不納延今雖去其義必還直心無諱諶三代之道然道不同者不相爲謀吾不能見子有不容君之危盍去之乎惲曰孟軻以彊其君之所不能爲忠量其君之所能爲賊惲業已彊之矣障君於朝既有其直而不能死職罪也延退而惲又去不可故迺獨隱於弋陽山中居數月歛果

復召延惲於是迺去從敬止漁釣自娛留數十日惲志在從政既迺喟然而歎謂敬曰天生俊士以爲人也鳥獸不可與同羣子從我爲伊呂乎將爲巢許乎而父老堯舜也敬曰吾足矣初從生步重華於南野謂來歸於松子今幸得全軀樹類還奉墳墓盡問學道雖不從政施之有政是亦爲政也吾年耄矣安得從子子勉正性命勿勞神以害生惲於是告別而去遂客居江夏教授郡舉孝廉爲上東城門候帝常出獵車駕夜還惲拒關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間惲曰火明遠遠遂不受詔帝迺迴從東中門入明日惲上書諫書奏賜布百匹貶東中門候爲參封侯後令

惲授皇太子韓詩侍講殿中及郭皇后廢惲迺言於帝曰
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況臣能得之於君乎雖
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
惲善恕己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后既廢
而太子意不自安惲乃說太子退身奉母太子從之帝竟
聽許惲再遷長沙太守先是長沙有孝子古初遭父喪未
葬鄰人失火初匍匐樞上以身并火火爲之滅惲甄異之
以爲首舉後坐事左轉芒長又免歸避地教授著書八篇
以病卒子壽字伯孝善文章以廉能稱舉孝廉稍遷冀州
刺史時冀部屬郡多封諸王賓客放縱類不檢節壽案察

之無所容貸迺使部從事專住王國又徙督郵舍王宮外
動靜失得卽時驛騎言上奏王罪及劾傅相於是藩國畏
懼並爲遵節視事三年冀土肅清三遷尙書令朝廷每有
疑議常獨進見肅宗奇其智策擢爲京兆尹部多强豪姦
暴不禁三輔素聞壽在冀州皆懷震竦各相檢勅莫敢干
犯壽雖威嚴而推誠下吏皆願效死莫有欺者以公事免
復徵爲尙書僕射是時大將軍竇憲以外戚之寵威傾天
下憲嘗使門生齎書詣壽有所請託壽卽送詔獄前後上
書陳憲驕恣引王莽以誅國家是時憲征匈奴海內供其
役費而憲及其弟篤景並起第宅驕奢非法百姓苦之壽

以府藏空虛軍旅未休遂因朝會議刺憲等厲音正色辭
旨甚切憲怒陷壽以買公田誹謗下吏當誅侍御史何敞
上疏理之得減死論徙合浦未行自殺家屬得歸鄉里初
壽爲僕射時與尚書令韓棱尚書陳寵俱以才能稱肅宗
嘗賜諸尚書劍唯此三人特以寶劍自手署其名曰韓棱
楚龍淵郅壽蜀漢文陳寵濟南椎成時論者爲之說以棱
淵深有謀故得龍淵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寵敦朴善
不見外故得椎成壽與棱寵皆積忤於憲及竇氏之敗棱
寵以立忠節見任用而壽爲憲所陷以至於死云

丁綰字幼春潁川定陵人也伉健有武畧王莽末守潁陽

尉漢世祖畧地潁陽潁陽城守不下繇說其宰遂與俱降
世祖大喜厚加賞勞以繇爲偏將軍因從征伐繇將兵先
渡河移檄郡國攻營畧地下河南陳留潁川二十一縣建
武元年拜河南太守及封功臣帝令各言所樂諸將皆占
豐邑美縣唯繇願封本鄉或謂繇曰人皆欲縣子獨求鄉
何也繇曰昔孫叔敖勅其子受封必求堯塢之地今繇能
薄功微得鄉亭足矣帝從之封定陵新安鄉侯食邑五千
戶後徙封陵陽侯卒子鴻

鴻字孝公年十三從桓榮受歐陽尙書三年而明章句學
最高善論難爲都講遂篤志精銳布衣荷簪不遠千里初

緄從世祖征伐鴻獨與弟盛居憐盛幼小而共寒苦及緄
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於盛不報既葬迺挂緄經於冢廬
而逃去留書與盛曰鴻貪經書不顧恩義弱而隨師生不
供養死不飯哈皇天先祖並不祐助身被大病不任茅土
前上疾狀願辭爵仲公章寢不報迫且當襲封謹自放棄
遂求良醫如遂不瘳永歸溝壑鴻初與九江人鮑駿同事
桓榮甚相友善及鴻亡封與駿遇於東海陽狂不識駿駿
遇止而讓之曰昔伯夷吳札亂世權行故得申其志耳春
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讓
之基可謂智乎鴻感悟垂涕歎息迺還就國開門教授經

設亦止言言鴻經學至行顯宗甚賢之永平十年詔徵鴻
至卽召見說文侯之命篇賜御衣及綬稟食公車與博士
同禮項之拜侍中十三年兼射聲校尉建初四年徙封魯
陽鄉侯肅宗詔鴻與廣平王羨及諸儒樓望成封桓郁賈
逵等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使五官中郎將魏應
主承制問難侍中淳于恭奏上帝親稱制臨決鴻以才高
論難最明諸儒稱之帝數嗟美焉時人歎曰殿中無雙丁
孝公數受賞賜擢徙校書遂代成封爲少府門下由是益
盛遠方至者數千人彭城劉愷北海巴茂九江朱伉皆至
公卿元和三年徙封馬亭鄉侯和帝卽位遷太常永元四

年代袁安爲司徒是時竇太后臨政竇憲兄弟各擅威權
鴻因日食上封事言宜因大變政政匡失書奏十餘日帝
以鴻行太尉兼衛尉屯南北宮於是收憲大將軍印綬憲
及諸弟皆自殺時大郡口五六十萬舉孝廉二人小郡口
二十萬并有蠻夷者亦舉二人帝以爲不均下公卿會議
鴻與司空劉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階品蠻夷錯雜不
得爲數自今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
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
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帝從之六年鴻
薨賜贈有加常禮